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兼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　附見二

周益部沙門釋僧崖傳一
周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二
隋終南山沙門釋普濟傳三　又普濟
隋京師郊南逸僧釋普安傳四
隋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五
唐僞鄭沙門釋知命傳六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七
唐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八
唐終南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九
唐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礼而後飲或諦視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敬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己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煞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標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獲首級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丈許頭[illegible]

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
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
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獠首領
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
僮往彼觀望忽有異鼉長尺許頭尾
皆赤須臾長丈乃至丈餘圍五六尺
獠眾奔散鼉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
遍野久之乃滅尋尒眾聚具論前事
崖曰此無憂也又勸停池堰眾未之
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
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
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
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
痛時人同号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
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荅曰身皆空
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
空荅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眾服其
言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
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礼敬解
衣施之顧大眾曰真解波若非徒口
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
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
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
問其故崖曰緣諸眾生不能行忍令
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
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烟焰俱熾以日

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令
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
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烟焰俱熾以日
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
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頷頭
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者崖顧曰我
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
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
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
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刼輕
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
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
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
皆来遶數万匝崖哀然澄靜容色不
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
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
明而燒髀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
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
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
乃以口齒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
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
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
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虵軍器等象少
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
懾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
愛寺導禪師戒行清苦耆年大德捨

時發息人以事聞崖曰此無苦也藁
鑠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
愛寺導禅師戒行清苦耆年大德捨
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爲
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
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
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施曰汝
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
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
餘万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
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舉
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乃傾右脅而
寝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問曰時將
欲至仍下足白僧曰佛法難値宜共
護持先所積柴疊以爲樓高數丈許
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
樓遶旋三匝礼拜四門便登其上憑
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
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
知之告撰上樓辭摩頂曰汝莫憂造
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
置炬著地崖以辭挾炬先燒西北次
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咸火
中放火設礼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
復一礼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
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中放火誦礼比第二拜身面焦炘重
復一礼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
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
雖卷而心猶如本兊法師乃命収取
埊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
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
壊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
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
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
無何笑曰將捨寳物生疑處耶衆相
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
因决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徧嗜
飲噉流俗落度隨崖羣後私發願曰
今值聖人擔断酒肉及返至寺見黄
色人曰汝能断肉大好汝若食一衆
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
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
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有六時
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
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悪也見其言
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
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繞塔念誦又
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
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
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

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
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
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
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
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
滅又勅焚曰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
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
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
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荅曰旣作心
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
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荅曰猶如
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
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
莫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
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
諦何者爲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
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
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
崖曰我是凡夫擔入地獄代苦衆生
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
故旦已成佛荅曰前佛度一時衆生
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令菩
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
墮荅曰前踐衆生已得藥王意令衆
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十九
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

墮沓曰前眼衆生已得藥王意令衆
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

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
者智矣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
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乗權應
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
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
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
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
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
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
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抱如乳
日五色交乱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棖
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
見空中有油絡輿崖在其上身服斑
納黄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
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没又潼州靈果
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
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黒雲從東南
来翳日蔭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
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幡香煙
満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収心舍利
至常住寺中皆見花蘂含盛光榮度
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
牀不見焚身心懐悵恨夢崖將一沙
弥来杷東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

宇又問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
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
弥来杷柬三斗許香并檀屑分為四
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
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
爆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荅曰
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
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
在於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花如
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
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輝
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
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趂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
後八月中犍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
頂行獵搦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
騎一青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
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
作田矣便尓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
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
作田矣便尒別去又至冬間崖兒子
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者數万衆舉
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退
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
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
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
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
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
委故其徃徃現形豫知人意率皆此
也具如沙門志名集及費氏三寶録
并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
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
其相偉大言顧弘緩有丈夫之神采
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陁為志樂
行慈救利益為先人有投者輙便引
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
潛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
知之然而常坐繩牀斂容在定用心
弥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
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强鬼
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
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
攝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

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
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
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
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
眼即欲剜施便徙索手遂以繩繫腕
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天朗
問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
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决乃分其
屍爲數叚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五人初出家依止
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
世跏坐修禪至于没齒栖遟荒險不
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常
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
太白諸山行不裹粮依時噉草咀嚼
咽飲都不爲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
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
闡法門思願既滿即事捐捨引衆集
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
方遠填赴充於巖谷爲建白塔于高
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
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
經典大品法花編所通利其所造集
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
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万衆中無不
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壞時經

多誦兩經仍臨文句時重解釋虔
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万衆中無不
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壞時經
邑落還居林静貞觀度僧時以濟無
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
結樂聞經音濟奬斯誼攖遂遺名迯
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
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
失来徑余曽同聚目悅斯人衣則百
結相連鉢則纔充受用淡灌瓦缾麻
綆繋頸坐則藉草腸無著地驍悍果
敢輙蓋莫敟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
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援正義如行為
㝡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曽無顧
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
欲為損余力既微無冝自陷遂迯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
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陁捐削世務而
性在和忍不憙恚酷或代執勞役受
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藹
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
准為摽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
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
絜操泉石連蹤由甫又引静淵法師
同止林野披釋幽奥資承玄理加以
遵修苦行亡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

禁操泉石連蹤由甫文殊青溪法師
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
遵修苦行士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
諸蚊虻流血被身初無橈憚或委卧
乱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本志
而虎豹雖来皆嗅而不食常懐分分
不副情願孫踐狩蹤冀逢食噉于時
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
逃難京邑名徳三十餘僧避地終南
投骸未委安乃揔召詳集洲渚其心
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
嚴誅故得衣食俱豊修業無廢乱世
知士安其在歟時有重募捉獲一僧
賞物十段有人應募来欲執安即慰
喻曰覩卿貧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
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
許道人民間停復助急不許道人山
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
須檢校又周邑柳白澤者奉勅傍山
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禎梓谷内有
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
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
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
解勉例如此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
谷杜映世家揔窠藏之安被還因過

礼覲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寛多

谷桂映世家搖窯藏之安被還因過
礼觀鵠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覓多
而神志絶倫不避强禦盖難及也安
曰今蒙脫難乃惟花嚴力耳凡所祈
誠莫不斯賴因請鵠還山親自經理
四遠承風捜造非一鵠乃與安更開
其所住具如别傳隋文創曆佛教大
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
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惟安
欣然重復以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
林瑩時行村聚恵益生靈終寢煙霞
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虖林雨谷
合澗之側鑿龕結菴近而住之初止
龕曰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摇出
遂峻岸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
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怯
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
壁澗左有索頭陁者川鄉巨宕縱横非
一陰嫉安徳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
弓挾刃攘辟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
絃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
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
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
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

投安曰壽乃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
欲除殃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
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
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
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来為
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
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
者来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内寫
而不出口噤無言卿尋歸懺復道而
返有程郭村暉和者頗懷信向恒来
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
纒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鄠縣
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
暉村五里遥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
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
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
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
割所纒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
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
一箬笠以當佛坐令和遶旋尋服如
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来投乞
救安曰放介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
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榮荷其例衆
也皆来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
述一兩見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臥

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榮荷其佩
也皆来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
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
牀枕失音百日拓搦男女思見安形
會其母意請来至宅病母既見不覺
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
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
樂廻家告令欲設大齋大万村中田
遺生者家途辟立而有四女妻善樊
布齊脥而已四女赤露廻無條綫大
女名華嚴年已二十惟有麁布二尺
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慈斯
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
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来倍此周遍
求物間余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覔
一把乱床所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
十餘授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
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
供所以前施物遥擲衆中十餘粒米
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
種得竭貧行施用布来報輙以十餘
黄米授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
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黄色如無所感
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
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黄色大衆驚嗟
未知所以周尋緣攝乃云田遺生女

命也奈何作此揩已補瀎而返於是
匭中五石米飦並成黃色大衆驚嗟
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田遺生女
之願也齋會齊率穫粟十斛尋用濟
之安辨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令
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屢處雖隱
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
救贖勸修法義不煞生巳其數不少
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
安聞往贖社人怒不得煞增長索錢
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巳加本價
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
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
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儛
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
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髀肉
曰此彼肉耳猪食糞穢今尚啖之況
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
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嗅觸若
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鷄
猪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
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
累紀弥勵開皇八年頻勑入京為皇
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
名雖帝宇常寢嵓巖向以大業五年
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

歸門師長公主營建静法後延住寺
名雖帝宇常寢嵓巖向以大業五年

十一月五日終于静法禪院春秋八
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
家師事天台智者覬觀其形神瀟落
高放物表因名爲大志禪誦爲業苦
節自專四方名所無遠必造而言氣
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盻睞知非凡
器開皇十年来遊廬岳住峯頂寺不
綠公名不豫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
雅絶能清囀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花
山甘露峯南建静觀道場頭陁爲業
孑介一身不避爐虎閒有悪狩輙往
投之皆避而不瞰山粒本絶終日忘
飡或以餅果継命而已外觀不堪其
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
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
除流徙隠逸慨法陵遅一至於此乃
變服毀形頭擐孝服麁布爲衣在佛
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絶
寺僧慰喩志曰余歎悪業乃如此耶
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
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
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

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

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
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
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太棚上燒
鐵赫然用烙其髀並令焦黑以刀截
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
裹燒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
衆見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
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
時誦法句或嘆佛德為衆說法聲聲
不絶髀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
加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
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禦纖纊
布艾麁素自此為常形極鮮白脣如
丹畫裙垂半脛足蹋蒲屩言氣爽朗
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怯所從来者便
持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
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綸詞明切撰
願誓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為
善知識也僧為强禦難奉信者有見
此誓無不掩淚今廬山峯頂每至暮
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
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釋智命俗姓鄭名頲榮陽人族望清
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
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進官流俗
脩歷講會食寢法典就耕于寧州大

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
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進官流俗
脩歷講會食寢法輿就耕于寧州大
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道名
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鄉風韻殊非
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
辱尋當徵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
素遂拔之對晤宜傳應變不一有令
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覆無遺漏
致大重敬遷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
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
研味積年逾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
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偽鄭開明達
任不敢深謀廟略有國惟寄于斯時
也今上任總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鵄
張蟻結咆休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
外煎迫上下同懼瑣獎斯訟梗情慕
出家頻請鄭主為國修道既不遂志
惟思剪剃不累形科夜則潛讀方等
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
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胸襟安心出俗
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
從之更乎剃髮瑣語妻曰吾願滿矣
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今也便法
服擎錫徑至宮門云鄭頻輒已出家

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

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尓也便法
服挙錫徑至宮門云鄭頬輒已出家
故来奉謁世充不勝憤恚下勅斬之
頬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
至洛濱時惟旭旦未合行决頬曰若
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尓尋應
被放不滿本懐于時道俗圍繞勸引
鄭聞明之初年也初頬從吉蔵法師
聽講有僧告曰觀鄉頭顱頷有冨
貴相但以眄睞後顧恐不得其終頬
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
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
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
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縁勝境心力堅
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
不善乎故頬之臨刑遍礼十方口詠
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
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求人無有人與
諸知故別已合眼步時曰可下刀矣
尋聲斬之面貌欣怡有逾恒日妻為
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釋玄覽姓李隨州房子人昆季五人
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万泉令久而
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

釋玄覽姓李隴州處子人且季五人
承慶其末伯父任蒲州万泉令久而
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
見俗過遂逃逝山谷北達汾州超禪
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即而出家令既
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蔵竄不免捉獲
口云身属伯耳心属諸佛終無俗志
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
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礼悔
為業每語法属曰雖同恒葉而捨欲
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
服捻作一幞付本寺僧惟者一覆單
衣竊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且臨
渭水稱念礼訖投身瀅中衆人接出
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卸
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
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
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
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
之起塔本寺佐其不歸顧問無處便
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
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来一十二夏
雖恬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
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
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教附後塵衣
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

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內
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教附後塵衣
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
委同學等見其遺文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
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
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涤玄業便
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
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
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
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
闇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今藏經
披讀以為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
願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竟
誦千遍數句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
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
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勗誡門
人惟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
故也年登知命便祖三衣瓶鉢以外
一無受畜卓然正色標絜風霜人有
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
每日余惟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猒
者希死猒又少常懷怏怏欲試捨之
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
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
刀自刎既獨自殯無由知處諸識故

以貞觀七年二月廿一日入終南
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二十四張 明
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
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
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歎
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
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
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
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墜至地起坐
及衆就視方知已逝慱訪遺身其類
甚衆且隨蹤出示為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
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顧習投
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
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
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龕
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
俱盛卓尒加坐聲誦如故尋尒西南
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
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為起白塔勒
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
妹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
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
食後頓絕穀惟噉香蜜精力所被神
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二十五張 日
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

食後捩紙纏作燭香蠟糯大附衣者
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
三年二月八日於荆州大街置二高
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惟出面目衆
聚如山歌讃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
以火柱妹頂請姊又以火柱姊頂清
夜兩炬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
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悟至明晨合
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
存合衆欣嗟爲起高塔近并州城西
有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誦法花經誓
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之人問其
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
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之
形蔭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㝢求
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惟行念
佛弥陁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
弥陁經數万巻士女奉者其數無量
時在光明寺説法有人告導曰今念
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定生定生其
人礼拜訖口誦南無阿弥陁佛聲聲
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
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豊福緣
寺常以頭陁爲業在寺南驪山幽谷
結草爲菴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
寺常以頭陀為業在寺南驪山幽谷

結草為菴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
持錫出山乞食飾鉢滿已隨處而食
還來菴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所以
村野有信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
歡笑先言早詞問評行說禁戒誨以
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
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自貞觀三
年夏內依期不出就菴看之端拱而
坐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𢌞
而察之方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
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傷也
四年冬首余往覲焉山北人接還村
內為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鞕骨連
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於其上加
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袓三衣不
服繒纊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
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
忽然呻噤即合脫三衣露脊而坐令
屬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
誡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
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
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叔而乞食
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

為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
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叔而乞食
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
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
氎而為袈裟都無繒絹者縱用以為
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
國見令養蚕惟擬取綿亦不煞害故
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自餘服戠
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
無耻當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
風猷上達下達之言照楊經典皆所
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惟道居尊惟
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非體
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
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
竿之若流惟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
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
附世經取未捐寄以動因用清心惑
或挫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驅
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刳剔以窮癡本
經身為炬且達迷途然辭為明時陳
報德出燈入鐵之相其蹤若林內山
乱海之能脩閒前策皆狀倒我之宕
根顯坏形之可猒以將崩之朽宅貿

金剛之法身經不去乎誠至言矣若

乱海之能偷閒前策皆狀倒我之宕
根顯坏形之可猒以將崩之朽宅貿

金剛之法身經不云乎誠至言矣若
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捨之其
實惟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
上賢焚體由其道願下凡仰慕灼爛
亭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焰言聲
不改大志剞辟以熱鐵神操逾新玄
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法安亡形
於縲紲故免來投是知躁不可奪行
不可掩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
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顏而臨白刃含
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
則四果正士厭身而避謗徒八千受
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
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我
人觀色相為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
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
問曰夫猒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
而摧集本末聞其旨請為陳之斯立
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
相屬我為集本如煙之待搆生重惟
身隨惡而行對治如世之病任形而

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護虛以攻
憍慢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
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述

設方術故梵濟以識貪瞋譏虛以攻
慶惕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
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迹
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
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該所貿惟斯人
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
指支節分遺著情聖教包羅義含知
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忌齊或呷嘷
而就終或邀身而赴難前傳所訝何
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嬉惱纏封恐
漏初篇割從闇謙矜誕為德輕侮僧
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意以愛之所
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
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
染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
加之擯罪寧敢像之起福又有臨終
遺訣露骸林下或沉在溷流通資翔
泳或深瘞高墳豐碑紀德或乘崖窟
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
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鑽膚
剔刖謂遣塵勞剜目支解言傾情懲
斯途眾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
少袪鄙悋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
以於熏勃得失相補斟能兼濟遂有
蚤蛆涌於肉外烏隨啄吞狼藉膏於
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

以於熏勃得失相補斟能兼濟遂有
垂蛆涌於肉外鳥隨喙吞狼藉膏於

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
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沉於深淀土
葬埋於岸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
王同依火祀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
夏所傳惟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
蹤故凡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
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措櫝
藏藏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洽雖明
定葬行者獨希掩骼埋胔掤而瘞也
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盧陵
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古相沿同行
土葬紜紜難紀故且削之若乃裨行
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
德之徽功阿含之所開明即世弥其
昌矣至於埋屍塔側尚制遠撤邊坊
親用骨塗事乃虛通諂附又有獸割
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
既失情投儇俛從事道俗讚善儐從
當初聚論情則隨興火捨餘有削略
相催嚬慼不已故身巖室據律則罪
貲殘雖符極教而心舍不淨多存世
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與
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或多事
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或多事
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
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
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
極眾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閑鍵後
賢之所損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特
澆貪饕陵峯墜亞芝之休氣搖鍋赴
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為吾賢用
淫祀為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
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為悲夫是知生
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齊餘未詳
論而愚庸以凡心籌諸聖慮通成愚
結知何不為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
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
身碎身之翔擢行之方顯妙化之知
機通大聖之宏略也木清有著終果
言於厚葬虛心不賓則任物之行藏
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遺身篇